



沈西城

橋王王晶

前陣子，寫過王天林，頗得好評，有朋友說何不寫寫他的兒子王晶呢？對，誇了老子，不提兒子，有失公允，更何況王晶是一個有趣的人呢！

香港電影圈，有過不少橋王，王晶是其中一個。跟別的橋王不同，王晶很少看書，也不多看電影。那麼，橋從何而來？且來聽王晶夫子自道——「我這個人比較懶，更加怕熱，不動走動，不想出外，就少去看電影。看書嘛，看多了，眼睛會倦，所以寧可看電視。看電視，我有所選擇，專看粵語長片。別看輕粵語長片，我有不少橋是從那裏偷來的。」各位看官，這就是王大導的創作源泉，他的祖師爺就是新馬師曾、鄧寄塵、梁醒波，擷取精髓，舊瓶新酒，搬上銀幕，一新觀者耳目。

根據統計，粵語長片超過3,000部，每晚在兩大電視台播映，為王晶提供了大量偷橋的機會。膽大包天、精靈異常的王晶也就大膽地去偷，看一偷偷一偷。改寫的劇本大多賣得出去，年少的王晶，很快就成為影壇新貴。頭腦靈活，是王晶的必勝技，對付老闆也有一手。「邵氏」方小姐，人人都知不易應付，王晶與她卻是如魚得水，相處融洽。「邵氏」改組，他安然無恙，可見功夫。有人痛罵王晶是世界仔，他直認不諱：「這年頭出來混飯吃，不是世界仔，怎行？跌頭跌腦，人家怎會對你有信心！」基於這個基本觀念，王晶對待有用的朋友，絕不吝嗇。請吃飯請最好的，跳舞跳最好的，總之，閒話一句，王晶做到。我投桃，你報李，開戲時，幫忙則個。善用這套手段，王晶在電影圈裏，堪稱運轉乾坤，無往不利。

人們提起王晶，都說王大導夠意思，在敵人多朋友少的電影圈裏，能讓人豎

起大拇指誇讚的不可不說，王晶可謂懂得交友三味。老前輩說：「朋友多的人，一定能發財。」王晶大財發了沒？不得而知，小財、中財大抵已攞了不少吧！王晶寫劇本，動輒十萬起計，一部電影連編帶導，起碼7位數字，加上賣座花紅，不得了矣，當不是《京華春夢》時代所可比。電視台的微薄酬勞，哪能入王大導法眼？但飲水要思源，不能斬斷跟電視台的瓜藤，偶然也會尊尊降貴，當一下審美評判或者歌唱比賽司儀，證明王晶不忘本也！我跟王晶相識於上世紀七十年代末的TVB，他是劇審，我是故事撰述者，職位他高半籌，無損我倆酒肉朋友的友誼。論年齡我打他7年，我是雞兄他是雞弟。說也奇怪，我們見面不久，便十分談得來，下班一起喝酒吃東西、一起耍樂。天林叔見我倆投緣，有心拉攏，合作炮製《京華春夢》。我們不上心，每天吃喝玩樂，跑馬鬥狗，不啻一回事。

有一天，天林叔問了「細路，搞掂未？」才知道大禍臨頭。我們胸無點墨，如何應對？天林叔很嚴肅：「我不理你們，只給兩個星期，一定要交貨。」我跟王晶面面相覷，暗叫耶和華救我。轉眼，兩個星期只剩下7天，如何是好？天無絕人之路，某天晚上早回家，碰巧麗的電視正在播映《金粉世家》，看了半小時，靈機一觸，看了一遍原著，只花3天，就出了一個故事，跟王晶、馮志強3人喝着咖啡，敲着枱面，很快把20集故事理了出來，分交編劇，功成身退。

《京華春夢》大獲成功，我卻跟王晶分手，他去拍他的賭劇，我推不得苦離開電視圈，變身職業作家。王晶更上一層樓，電影快而精，水準穩定，名成利就，有人罵他庸俗，他笑說：「我不是庸俗，而是通俗，嘻嘻！」我不夠通俗，所以窮。



姚瑤

好久不見

新年帶着女兒們去了上海，我小時候成長的地方、我住過的房子、讀過的小學、音樂學院附中，很多記憶中的環境好久不見，但又突然清晰起來。小時候的成長環境非常重要，想起了每天我走路去學、想起了父親對我的嚴格教導、想起了刻苦自律的學習練習，這些也是我樹立人生思想的重要土壤，滋養成就了今天的我。

人正是有過經歷，才會變得更好，儘管有些經歷當下未必真正理解它的意義，甚至覺得平常、迷茫、甚至痛苦，但它都會像一顆種子深深埋在記憶的深處，一旦未來的某個時刻它又會甦醒生長，讓人看到因果花開。

去年，香港導演王家衛執導的電視劇《繁花》火遍大江南北，2025年又推出了《繁花》一周年的特別獻映番外篇《好久不見》。劇中好久不見的寶總和汪小姐，竟然因為互相拿錯袋子丟失手機，在大光明電影院重逢，相逢一笑泯恩仇，彼此塵封多年的記憶和情感又被喚起。劇中引用小說《繁花》的文字：「那些消失了的歲月，彷彿隔着一塊積着灰塵的玻璃，看得到，抓不到，他一直在懷念着過去的一切，如果他能衝破那塊積着灰塵的玻璃，他會走回早已消失的歲月。」愛情亦是人生，寶總和汪小姐的重逢，往事湧上心頭，突然發現當初的磨折，經過歲月的沉澱，已經成為心中之燈，變得更加溫暖和光亮。

回首當年的成長，小時候在上海，後來獨自闖蕩美國求學，又來到香港結婚生女，發展事業，很重要的就是依靠從小文化熏陶、自律學習樹立的信念，只要自強自立，朝着目標不懈努力，就一定能克服困難，心想事成。雖然我是女生，但我覺得女性並不是天生嬌貴，而是能夠成為平衡家庭事業、獲得社會稱讚的成功模範。

最近內地一部網劇《九重紫》中講述的女主角竇昭，就是這樣一位協助丈夫宋墨保家衛國的典範。劇中竇昭的祖母崔老太給小時候的竇昭講了「九重紫」花的意義：「這是九重紫，不入流的鄉野之花。牡丹、蘭花嬌美，但是喜好爭養分，淋不得大雨，受不了乾旱，還離不開人的呵護。這野花就不同了，無須天時地利，種子一撒，就能爬得漫山遍野。」此花的意義正是自強自立的精神，極強的的生命力意志，更是自由生輝，把美麗帶給人間。

我從小在上海就是熏陶了這種精神，雖然離開家鄉多年，但這種精神是深入骨髓的，也促使我不斷學習，努力進步。我總是在思考如何更好地達成目標，如今我也有了更加正面的心態，當面對問題時，提醒自己不要不開開心，用好的心態去逐步解決問題。解決問題首先要靠自己清晰的認識和耐力的努力，再者就是敢於有創新思路。

新的一年，我希望一方面能夠堅持練琴，把最好的演出呈現給觀眾；另一方面就是讓香港弦樂團提升到新的階段，提高質量演出、音樂教育、美育教育，以及對社會作貢獻都聯繫起來。

「愈是美好的東西，愈是需要更強的力量去守護。」



少爺兵

妙問妙答的一幕

前陣子，有演藝朋友突然問筆者：「你還記得歌手羅文（已故）的忌辰日子嗎？」筆者回答說：「忘了！」筆者真的是「忘記了！」可能，筆者不願記憶着一些傷痛吧！不過，羅文卻是不少演藝人都表示頗為欣賞的歌手之一。於筆者而言，羅文的歌聲確實是令人有種超強的「感染力」存在，儘管他不被視為「天王」之列，但在香港樂壇他亦是「一哥」！雖然不是完全的「唱跳型」，然而他和天后梅艷芳當年合唱的一首《激光中》，兩人的「辣身舞」及投入感的表演，依然深深地刻在欣賞他們的歌迷心裏。

在工作上的交集，筆者跟羅文也算是聊得來的朋友，羅文的敬業樂業也是筆者跟多位傳媒朋友十分敬重的一位歌星。他與甄妮合唱的《問誰領風騷》《鐵血丹心》等歌曲都是經典。

羅文逝世多年，筆者對大部分的事情記憶亦變得模糊，反之羅文生前的一些點滴，筆者還是有深刻印象的；如某年某日，TVB總台仍在五台山時的地下餐廳，筆者買了碗「紅豆沙」和「油多」作下午茶點，羅文進來剛坐下，筆者因要採訪別位演藝人而離坐，回來時已見羅文吃得津津有味，筆者就直接到櫃檯買多一份下午茶，羅文見狀說：「畀番你食！」筆者回答道：「已重新買了！」羅文反問筆者是否「嫌棄」吃他的「口水尾」？筆者當時完全沒想過羅文口中的問題，只想多買一份大家吃而已。又有一次，筆者尾隨另一位女記者追訪羅文至電梯大堂，女記者突然問羅文：「江湖傳聞你親生媽媽是粵語片紅星李鳳聲（李鳳聲在影片中多是女扮男裝亮相的）？估唔到羅文妙答道：「咁，任劍輝（粵劇名伶）係咪你老實呀！」當時这一幕「妙問妙答」，筆者是「忍俊不禁」。筆者頗佩服那位女記者的勇氣，不過就算是演藝人回答一句：「無可奉告！」記者也只能是「實事實報」。況且真的很理解記者的「職責所在」；筆者當傳媒記者時性格實在是太感性了，不及格，不是嗎！跟羅文雖是聊得來的朋友，卻從未以記者身份訪問過他的感情事。



百家廊

黃正昇

延邊行記

從長春到延邊，兩個多小時的車程。當車廂裏的朝鮮語氣氛愈來愈濃，顯示屏上已然顯示：「前方到站，延吉」。延吉是吉林省延邊朝鮮族自治州的首府，位於長白山脈北麓。這是我第一次踏足於中國少數民族自治州，內心裏充滿了好奇。這裏距離朝鮮10多公里、距離俄羅斯也不過60公里。少數民族自治，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民族多樣性的國家究竟意味著什麼？它又有着怎樣的特色和風情？而設立在邊境上的這個民族自治城市，在戰略上又有怎樣的地位和意義？

12月的夜，寒風凜冽，即便戴着毛茸茸的棉帽、穿着厚厚的羽絨服，也擋不住北風透過領口鑽進懷裏。我把衣領裹了又裹，走進這個小城之夜。街道兩邊，店舖林立，紅色、黃色、綠色的街燈在冬夜裏一閃一閃，煞是好看。我來到一家朝鮮族菜館，不一會兒，一道道朝鮮族看家菜熱氣騰騰地上了桌。大醬湯、溜鱈魚、人參八寶雞飯……我的眼睛和嘴巴都開始不夠用了。雖然我的「香港胃」還一時難以完全適應以鹹、辣、鮮為特色的延邊菜，但卻一下子從飲食習慣理解了祖國遼闊的地域之下，人文的多樣性和必然性。因為幾口菜下肚，我已經開始大汗淋漓。這寒冷的天氣，如果不大口地吃肉，再配上辛辣的泡菜，怎麼能扛得住？我暗忖：自己從小生活在香港，習慣了所謂的中西美食，但這些體驗到底還是局限在一個城市裏，即便在尖沙咀的那些韓國餐館吃

了無數次，也完全不及在冰天雪地的延邊吃一頓地道的朝鮮族料理，因為這種經歷，教會我的不僅僅是美食，更有切身的人文體驗和對國家更深入的認知，這也是課本上學不到的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搭乘大巴前往防川。這個被譽為「東方第一村」的小鎮，正位於中、俄、朝三國的交匯點上。這裏的人們，一出門就能看見3個國家的風景，真是讓人嘆為觀止。防川村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唐渤海國時期，是海上「絲綢之路」的起點，也是東北亞的「黃金水道」。這裏素有「雁鳴聞三國，虎嘯驚三疆，花開香四鄰，笑語傳三邦」的美譽。我來到防川瞭望台，站在觀海樓向東望去，青綠的圖們江水緩緩東逝，匯入蔚藍的大海，這是冬季，江水愈發緩慢，大海愈發深沉；俄朝鐵路大橋橫架大江之上，如同鎮江的鐵鏈，橋欄杆高的部分屬於俄羅斯，低的部分屬於朝鮮；回首西南部，是朝鮮的豆滿江市，境內群山起伏，草木稀疏，古舊的城郭在北風中愈發肅穆；俯視東北方，俄羅斯哈桑鎮包德哥爾那亞小城近在咫尺；再向東遠眺，日本海平靜如畫，呈現出幽玄之美。

而這些美景，原本是獨屬於中國的。近代史的列強入侵，令吉林逐漸喪失了廣闊的海域邊境，從一個海岸線豐富的省份，逐步淪為沒有任何出海口的內陸省份！這是多麼沉痛的歷史，這又是多麼屈辱的記憶！我的心情漸漸沉重起

來。落後必然挨打，這是我們應該也必須銘記的。

回程路上，我參觀了防川中俄邊界處的「土」字石碑，「土」字牌是中俄兩國第一個界牌，它與後來添立的「瑪」字、「薩」字和「啦」字界碑一起，構成了滿語的「愛我中華」。此刻，我無法抑制內心的激動，一種「壯懷激烈」油然而生。愛，這個字眼，是那麼的神聖、那麼的美好、那麼的發人深省、那麼的鼓舞人心。我們用什麼去愛？我們應該如何做？愛我中華，「生命不息、奮鬥不止」「為中華崛起而讀書」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奮鬥」這些耳熟能詳的字字句句此刻更具分量、更加真切。

離開延邊的那一天，我再一次回望那黑色的土地，我想，我應該把在延邊的這短暫時光和寶貴記憶帶回香港，講給更多的人。它們那麼厚重，又那麼綿長。



● 作者在中俄朝三國邊境觀海樓前。作者供圖



林爽兒

找出路

新一年了，新年到！農曆新年還有一個月，日子流逝，轉眼便過去。

這一年我做了很多舞台演出的宣傳公關工作，一部桃花源粵劇工作舍的《帝女花》65周年重演版，由疫情開始，才公演了一場，便停止了所有的演出，用了一場的布景被追全部銷毀，那是因為幾時再演是未知數，而龐大的布景要租倉擺放，租金是一筆數，且布景擺放太久會舊會爛的，於是決定銷毀，日後再作打算。

第一次見到整個製作過程的艱辛，幾位負責兄台壓力大到說不出聲，我在旁邊也替他們擔心。到了疫情漸退才能重新開始過，演員、音樂、燈光、布景全部是錢，更主要是《帝女花》不止一個專業演出，還有個多不都是《帝女花》為主題，包括管弦樂團演奏、攝影展覽、青少年版演譯、學生朗誦、短片拍攝等等，可以想像幾位總監、監製、導演肩膀上扛多少事情。猶幸都盡力完成了。到今年此劇在佛山、廣州的大灣區各地演出兩場，也在各方支持下得以與內地觀眾見面。

《帝女花》之後，我為「進念」服務，參與了多個演出項目，到月前的舞台劇《唔講得》，葉童、黃德斌首次合作，反應熱烈，得到不少掌聲，令人興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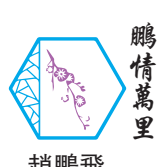
到舞台劇《雷雨》演出，新昇劇

團陳培培領軍，在西九文化戲曲中心首次正式演出後，又在新光戲院加演，今年6月會作第3次公演，據悉，陳培培會在這次重演作出頗大的調動，必須拭目以待！

另一個身份還是新光戲院的公關宣傳，一直跟着李居明師傅學習，他本身才是宣傳高手，這許多年，他放在新光戲院的財力、物力、資源條數不易計，還有他親自撰寫了37個劇本，包括近代史的粵劇，其對新光戲院和粵劇所花的精神和熱誠，觀眾是要豎起大拇指再三稱許的。而我也間或做他的工作，是很難得的機會。然而新光戲院真的是氣數已盡？3月3日將會是最後一天，李居明領軍，龍貫天、陳鴻進、陳詠儀、新劍郎、鄧美玲等當日演完最後一場現代史粵劇《小平你好》之後，隨即當晚舉行拉開告別儀式，所有的台前幕後工作人員便與新光戲院告別，從此揮手說再見！大家各自找尋出路，前路是有點茫茫不知所向。



● 新光戲院將結束，大家都感到非常可惜，依依不捨！作者供圖



趙鵬飛

人生忽如寄

都臘月了，還沒有下過一場大雪。河裏的水流得很慢，池塘裏結的冰，結實得砸不開。冬天異常乾燥的空氣，成了流感病毒勢成燎原的溫床。街道、商場、餐廳、車站，走到哪裏，都能聽到有人使勁兒吸鼻涕的呼吸聲。全國多個地區的疾控中心發出流感預警。可能是疫情3年都戴怕了，口罩出行的人並不算多。我倒是戴習慣了，出行全程N95，依然中招。不知道是不是在機場脫單出入關機時，讓病毒鑽了空子附着了上來。

照例是無藥物抵抗。還好沒有發燒，喉嚨難受了兩天，又轉移到鼻子。先是鼻腔黏膜受損、充血、水腫，接着鼻腔進入分泌旺盛期，像是擤不緊的水喉，擤了一遍又一遍。兩大包紙巾，隨侍左右，也常常無濟於事。難得休個假暫離工作，病痛趁此輪番到訪，也算是一種年度平衡。

回到北方的家，室外空氣乾冷，鋒利似刀，室內溫暖祥和，歲月靜好。想了一年的味道連番上桌。羊肉泡饃、水盆羊肉、葫蘆

雞、豬肉粉條餡的包子、白蘿蔔五花肉餡的餃子、油潑麵、臊子麵、鍋盔，還有三餐不離桌的油潑辣子薰水臘牛肉。食物是父母最濃烈的表達方式，問也不問，就能準確無誤把每一樣在你腦海裏翻騰過的吃食，都送到桌上。難怪父母在的家，鍋裏一直都會有食物在咕嘟。難怪廚房不算大，父母總也無暇走出來。

魯迅的故鄉有閩土有社戲，白先勇的故鄉有米粉有山水，朱自清的故鄉有法海寺有五亭橋，沈從文的故鄉有翠翠有鱈魚，汪曾祺的故鄉有鹹鴨蛋，張愛玲的故鄉有鹽水花生，我的故鄉有陳忠實和賈平凹。賈平凹說，你生在那裏其實你的一半就死在那裏。這話不完全對。不論身在何處，年齡和閱歷逐層堆積，孕育其中的故鄉牽連，有一日忽然會激活，極具地域特色的習性和喜好，會毫不受控地全部復甦。譬如，曾經極不待見的某個地方戲曲曲種，會從這一天開始，成為入耳入心的摯愛曲調。

一代人的退場像是下雨，滴在地上，還沒

有聽到嘎的一聲，就沒了。平常很少回到故鄉，回到了，圍爐煮茶，隔桌對酌，耳朵裏聽到的都是嘩嘩啦啦的雨滴聲。誰誰車禍走了，還不到五十，兒子還沒結婚。誰誰還沒退休就腦梗，拖了兩年剛剛撒手人寰。誰誰喝酒醉倒路邊，被發現時已凍得僵硬。誰誰家的兒媳婦負氣出門，數月不見蹤影，新聞播出來了，鄰居們才知道，出走當晚就遭人姦殺埋屍荒野。學校裏那個誰誰，教語文的，四十上下癱瘓坐上輪椅，見人只哭不說話。還有那個誰誰，命大，一大家族人宴請遠嫁的姑奶奶，席間心梗昏迷。虧得姑奶奶是退休醫生，隨身帶着藥，現場施展心肺復甦術，最終從鬼門關裏給拽了回來。離開得太久，離不開太遠，那些誰誰，留在記憶裏的面孔不是仍舊青澀，便是早已模糊得連樣子都勾勒不出來。唏噓人生無常，感慨世事多變，漫長的冬夜也跟着，加深了一片蕭瑟。

故鄉或是異鄉，繁華或是落寞，我們其實生活在一樣的人間。



湯禎兆

衡山霧凇

聖誕節上了湖南一趟，一行5個家庭上20人乘高鐵出發，目標是上衡山看霧凇。所謂霧凇，也稱樹掛或霧凍，是一種在天氣寒冷的地方出現的白色不透明晶體。有趣的是，原籍東三省的友人，一聽到此行為去看霧凇，立即翻白眼——直指在東三省的才配稱為霧凇；誇張一點而言，不是去吉林霧凇島看的，就不要聲稱自己有看過霧凇。對於此等霧凇原教旨主義者而言，我唯有舉手投降，示意自己不過湊興湊興，千萬不要過分認真執着。

只不過或許天公也不想我們看霧凇「磨品」，出發前的一星期，我在小紅書上還看到有人上傳今年在衡山的霧凇勝景。豈料到我們抵埗時，差一點羽絨都可以間歇性地脫掉。當地人告之剛過去的周末，太陽冒頭來，迅即把山頂的霧凇融化，唯有阿Q地安慰自己——這樣上山頂的難度

大減，不用再向旅館租借防滑鞋底墊，安全系數也可以大大提升。

即若如此，衡山山巔仍具有吸引力，一是主峰祝融峰頂為祝融廟，屹立於山之高點，視覺上確甚為震撼。另外，我更欣喜的是由南天門登頂的索道，正在進行更新工程，於是所有遊人均只可徒步登頂。這一點十分重要，上山登頂加上入廟祈福，不啻是完美的「套餐」——一旦借助了索道上頂便會大煞風景。

只不過對個人而言，最慢的感覺仍在於今時今日仍有轎夫抬客上山的服務，一程300元人民幣。我明白轎夫服務既有背後的經濟效益，同時對部分遊客來說可能也有實際需要，只不過回想起30年前上峨嵋山大同小異的景象——噫，真的不能有較文明的替代方法嗎？看着兩位老伯伯氣喘吁吁，抬着胖漢肥嬌上山，他們的夥伴還在不斷拍照錄影——吾不欲觀之矣。